人生的乐趣

经典散文中的民俗民生



经典看照

《伴随》编辑部 编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生的乐趣

经典散文中的民俗民生

经典·看點

《伴随》编辑部 编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乐趣：经典散文中的民俗民生 /《伴随》编辑部编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7
（经典·看点丛书）
ISBN 978-7-5317-2648-7

Ⅰ. ①人… Ⅱ. ①伴…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573号

人生的乐趣：经典散文中的民俗民生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开 本 / 700×980 1/16
印 张 / 27
字 数 / 367千
版 次 /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48-7

目　录

第一编　民俗·民风

伙铺　（艾芜）　3
北平的庙会　（张中行）　6
大酒缸　（张中行）　10
菜市口　（许钦文）　13
北平漫笔（选三）　（林海音）　16
老北京的四合院　（邓云乡）　22
吆喝　（萧乾）　32
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乾）　35
北京的春节　（老舍）　38
说书　（叶圣陶）　42
三种船　（叶圣陶）　45
春酒　（琦君）　53
胡同　（朱湘）　56
罗汉　（汪曾祺）　59
胡同文化　（汪曾祺）　62
狮和龙　（林默涵）　66
路亭　（柯灵）　70

劝菜　（王了一）　73
请客　（王了一）　76
宴之趣　（郑振铎）　79
野店　（臧克家）　84
野店　（李广田）　88
乌篷船　（周作人）　92
村里的戏班子　（周作人）　94
故乡的新年　（苏雪林）　97
除夕杂碎　（叶灵凤）　101
年味忆燕都　（张恨水）　103
市声拾趣　（张恨水）　105
过节和观灯　（沈从文）　108
端午日　（沈从文）　117
灯笼　（吴伯萧）　119
龙灯　（罗念生）　122
作客者言　（丰子恺）　126
吃相　（梁实秋）　134
请客　（梁实秋）　137
幽默的叫卖声　（夏丏尊）　141
弄堂里的叫卖声　（罗淑）　14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145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151
慈慧殿三号　（朱光潜）　158
山城水巷　（黄宗江）　163
城隍庙的书市　（阿英）　1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编　民生·况味

柴　（吴组缃）　177
后门大街　（朱光潜）　186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190
雅舍　（梁实秋）　195
送行　（梁实秋）　198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　201
癞六伯　（丰子恺）　203
一人班　（靳以）　205
造车的人　（靳以）　208
灯　（陆蠡）　212
沅陵的人　（沈从文）　218
鸭窠围的夜　（沈从文）　228
驮马　（施蛰存）　234
礼俗与民生　（许地山）　238
逃难过年追记　（许钦文）　242
公共汽车　（王了一）　245
轿夫　（罗淑）　248
草巷口　（汪曾祺）　251
水乡怀旧　（周作人）　255
行脚人（节选）　（师陀）　258
铁匠　（师陀）　261
茶包　（周文）　269
家乡三李　（张中行）　275
玉匣记　（方敬）　278
货郎　（何其芳）　282

坛子的泥头　（刘大白）　285

第三编　乐趣·生活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291
买鸟　（林语堂）　297
打橘子　（俞平伯）　302
奇趣儿时有　（张恨水）　306
燕居夏亦佳　（张恨水）　308
谈酒　（周作人）　310
喝茶　（周作人）　313
湖畔夜饮　（丰子恺）　316
吃瓜子　（丰子恺）　320
酒　（柯灵）　325
饮酒　（梁实秋）　330
下棋　（梁实秋）　333
谈吃　（夏丏尊）　336
饮食男女在福州　（郁达夫）　339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徐汙）　344
吃蟹的余兴　（叶灵凤）　348
谈抽烟　（朱自清）　350
吃饭　（钱钟书）　352
喝茶　（苏雪林）　356
喝早茶的人　（沙汀）　358
谈瘾　（吴组缃）　361
烟　（吴组缃）　369
种西瓜玩儿　（许杰）　375
烟卷　（朱湘）　379

骑马　（王了一）　385
溜达　（王了一）　388
北京人的遛鸟　（汪曾祺）　391
泡茶馆　（汪曾祺）　393
钓鱼　（鲁彦）　400
囚绿记　（陆蠡）　409
睡与梦　（吴祖光）　412
更衣记　（张爱玲）　416



第一编

民俗·民风



伙　铺

艾　芜

一到有墟的地方，就看见人家壁上，贴有“中伙安宿”一类的纸招。这类人家，便叫做伙铺。正午时候，你可以进去单煮午饭，即是路上一般人喊的“打中伙”。天挨晚边了，你可以进去住宿。他们屋里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仔细去看，首先便是煮饭的灶，以及安置碗盏的立柜。先到的旅客，已经围坐在那里，悠闲地吃烟或者忙忙地作菜了，主人只替旅客煮饭，其余一概由客人去弄。烧的是松木柴，燃得满屋都是烟子，墙壁以及楼板，都是熏的墨黑的。主人的脸上，无论男女小孩，都多少有点黑的痕迹，切菜的板子，不大干净，自不消说。菜刀真钝得可以放在猪肉上，好像在使锯子一般。锅铲令人不可思议，形式如一把小锄头，只可以挖，断断手铲不得的，两手炒菜炒油了，冷水洗不脱，热水也洗不掉，肥皂又没有，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店老板娘会告诉你，那灶边上有灰，可以抓来擦手，但是你得小心，莫要鲁鲁莽莽地摸着滚烫的灰哪。

如果你是要坐山轿子，才能走路的话，那么下轿之后看见伙铺定要皱紧眉头的了。但若你是徒步旅行，烂泥溅到腿上，那就极其快活，洗了热水足，围着桌下边的火盆，吃你亲手炒出的菜，你会不知不觉要比平常多吃一两碗的。你吃了晚饭，还不感到怎样疲倦，你可以围着火堆，同男主人，谈点当地的风俗哩。比如你息的是桃岭墟吧，那个瘦得像痨病鬼的男主人，便会告诉你墟背后的山岭上，有无数的野猪，它们虽不吃人，可一发气就拿嘴拱你，一拱就把你拱到半天云里。同时在旁边烧火的女主人，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吃泡菜，一面吃茶的更会抢着说，桃岭吗，就原是像个猪婆哪，有个地方，你去看真和猪嘴没有两样，拿东西朝鼻子上一敲，会流血哩。男主人见客人不相信，便取下挂着的烟袋，郑重地说，这断断敲不得的！地方上的人，哪个敢敲？一敲，桂阳州那面的人，准会发瘟。——那就惹出大祸来了。女主人觉得没有补说的必要了，便另外说起别的。哈，在半山腰上，你去看吧，后面全跟的是猪仔仔，都是这个猪婆带的。问明白之后，原来她口中所讲的猪仔仔，全是山侧边的小小坡。

人疲乏了，主人便掌着没罩子的洋油灯，领你上楼去。楼梯没扶栏，只吊一根粗索子，你怕跌落吗？上楼下楼，都可以用手拉着，就绝不至于有任何危险。楼上角落里，至少放有一两个大缸子，起初你会疑心那是米缸子，或者装酱油装酒的。等到你问主人方便处在哪里的时候，他便拿嘴巴向缸子那面递了一下。这倒方便得很，只是每次有人方便之后，全楼里总有二十分钟叫你闻不着好气味。因此我感到东方文明特征之一，便是自己方便，别人不方便，结果大家都不方便。

没有床，楼板上铺稻草，就是睡觉的好地方。铺盖自然不大香，但你乖觉一点，把铺盖翻转盖，里子作面子，面子作里子，也可以勉强舒服睡一夜。有些伙铺阔气一点的，还预备有蚊帐，那却大得出奇，挂起来至少可以罩着一二十人。所以一家伙铺，只消置备一张就够了。

女客到了这一带的山路上，对于住的问题，首先就感到为难，多半是伙铺主人，让出自己的房间，权作不得已的解决。再不然，就是和老板娘合铺，跟她拖鼻涕的孩子们，挤在一道睡。而老板呢，便给老板娘，赶到屋背后牛栏上去。——他们大都是一面开伙铺，一面在做庄稼的。假若你是一家人出远门，为了招呼孩子和各种的方便，要求腾一间小房间，让旅客夫妻合住，那他们便万不能答允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还活在古老的封建社会中间，男女的性关系，是看得非同小可的。因此，你同他们提到敌人侵略的事情，他们最感忿怒的，便是妇女被奸污这件事了。

选自《杂草集》初版本，1940 年 10 月，改进出版社

【人物介绍】

艾芜（1904—1992），现、当代作家，原名汤道耕，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祖籍湖南宝庆。1921 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 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 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1932 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1944 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1946 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1947 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肆搜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丰饶的原野》。它们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1949 年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等职。1957 年发表长篇小说《百炼成钢》。1961 年完成了《南行记续篇》。1981 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 1992 年与世长辞。

北平的庙会

张中行

因为在北平住过几年，而且曾经有过一个家，便有时被人看作“老北京”了。据说乡村人称老北京为“京油子”，意思是不务实际的人，取义似乎没有老北京来得客气，堂皇。

因为被人目为老北京，所以外乡的朋友常以怎样逛北平的问题来问。这问题假若由外宾引导员去答一定很简便，什么西山、北海、天坛、八达岭等等，不上几天，便可逛完。但我总不以此种逛法为然，所以要答复也常不能使人满意，因为我是根本主张欲理解北平的文化是非住上三年五年不可的。

北平不比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楼，假若你到北平去找华丽的大楼，那你只有败兴。那么到北平应该逛什么呢？此非一二言所能尽：假若你对于历史有兴趣，你应该先知道这古城的家世，隋唐的塔，元明的庙不用说，就是商店，也不少几百年以前的。北平也追时髦，然而时髦有个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门面，沙锅居的肉锅，你是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换的。

你说北平颓唐，衰老，不合时代，但她仍是这么古老下去，也许时代转换更能给她些光荣，正如秋天的枫叶，愈老愈红。所以你要逛，就须钻入她的内心，靠城根租一所房子，住上三年两年，你然后才有时间去厂甸，去鬼市，逛庙会，吃爆肚，喝豆汁等等；不然你走马看花，专追名胜，那她只有给你一副残破相。

记得知堂先生说北平是元明以来的古城，总应该有很多好吃的点心的。北平不只零吃多，可玩赏的地方也多，单说庙会吧：

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庙，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护国寺，几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东岳庙，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你会说北平真是庙会的天下了。

鉴赏北平应该自己去看，去尝，去听，靠书本的引导就不行。不信你翻一翻《日下旧闻》、《春明梦余录》，以及《北平游览指南》等书，关于庙会就很少记载，盖庙会根本不为高文厚册所看重也。

记庙会颇难，因其太杂。地大庙破，人多物杂，老远望去就觉得乱嘈嘈，进去以后更是高高低低，千门万户，东一摊，西一案，保你摸不着头脑。但你看久了以后，也会发现混乱之中正有个系统，嘈杂之中也有一定的腔调，然后你才会了解它，很悠闲地走进去，买你所要买的，玩你所要玩的，吃你所要吃的，你不忍离开它，散了以后，再盼着下一次。

赶庙会的买卖人是既非行商，又非坐贾，十天来一次，卖上两天又走了，正像下乡的粥班戏，到了演期，搭上台子，就若有其事地吆喝起来，等到会期一过，就云飞星散。庙会的末天的晚上，他们或推车，或挑担，离开这个庙，去到另一个庙，地方总新鲜，人与货仍是那一群。

庙会里货物的种类可真多，大至绸缎古玩，小至碎布烂铁，无论是居家日用，足穿头戴，或斗鸡走狗，花鸟虫鱼，无所不备。只要你有所欲，肯去，它准使你满意，而且价钱还便宜，不像大商店或市场，动不动就是几块钱。

庙会的交易时刻是很短的，从午后到日落，在此时以外没有人去，去也没有人卖。时间短而买卖多，所以显得特别匆忙。人们挨肩挤背地进去，走过每一个摊，每一个案。庙会的东西很少言不二价，常去的人自然知道哪一类东西诳多，哪一类东西诳少，看好了，给一个公道价，自然很快成交。

北平这城有她自己的文化，有她自己的风格，不管你来自天南海北，只要你在这里住久了，也会被她融化，染有她的习惯，染有她的情调，于是生活变成“北平的”了。然而在这同一北平的情调之中，也分成三、六、九等，譬如学生是一流，商贾是一流，

而住家则另是一流也。

严格说起来：北平的情调应该拿住家来代表，也唯有住家的生活才真正够得上“北平的”，这一点不能详说了。——我总以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东交民巷、东安市场、大学、电影院，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讲起来只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

地道北平精神由住家维持，庙会为住家一流而设，所以庙会也很尽了维持之力。譬如以鞋为例：纵然有多少摩登女子去市场买高跟，然而住家碧玉仍然去庙会寻平底，她们走遍所有的鞋摊，躲在摊后去试，试好了，羞答答地走回家去，道上也许会遇见高跟鞋的女郎，但她们不羡慕那些，有时反倒厌恶，她们知道穿上那种鞋会被胡同里的人笑话，那是摩登，是胡闹。

市场是摩登，庙会是过日子，过日子与摩登大有分别，所以庙会的货物不求太精，只取坚而贱，由坚而贱中领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会厌弃摩登，这是住家的可取处，也是庙会的可取处。由住家去庙会，买锅买炉，买鞋买袜，看戏吃茶，挑花选鸟，费钱不多，器用与享乐两备，真是长久过日子之道。摩登不解此，笑庙会嘈杂，卑下，只知出入市场，照顾公司；一到自己过日子，东西不是，左右无着，然后哭丧着脸，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庙会，离开住家之病也。

庙会专为住家而设，所以十天中开上两天也就够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异，庙会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预备一切住家需要的东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妇、将出阁的姑娘，只要你去，它准使你有所欲，或买或玩，消磨半日，眉开眼笑地回去。

你是闲人雅士，它有花鸟虫鱼；你是当家主妇，它有锅盆碗箸；你是玩童稚子，它有玩具零食；你是娇媚姑娘，它有手帕脂粉。此外你想娱乐，它有地班戏，戴上胡子就算老生，抹上白粉就算花旦，虽然不好，倒也热闹，使你发笑，使你轻松。

就按我自己来说，是非常爱庙会的，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

我想旁人也应该这样。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终不免于过小家日子，这是快乐的事，也是严肃的事，而庙会正包含这两种情调，所以我爱它，爱每一个去庙会的人。有一次，我从庙会里买回两只鸟，用手提着向家里走，路上常常有人很亲切地问：

“这只鸟还好哇，多少钱？”

我一个个地答复，有时谈得亲热了，不得不伫立在道旁，听他的批评，他的意见，有些人甚至唠唠叨叨地说起他的养鸟历史，热切地把他的经验告诉我，看样这些人也是常去庙会的。庙会使人们亲密，结合，系住每一个人的心。

常听离开北平的人说：“在北平时不觉得怎么样，才一离开，便想得要命。”我自与北平别，便觉得此话千真万确。闲时想了想，北平的事物几乎样样值得怀念，而庙会就是其一。这大概是现在还不能不过小家日子之故，锅盆碗箸，为我所用，花鸟虫鱼，为我所喜，然今皆不习见，即见，亦不若庙会之亲切。爱而至于不忘，此即北平之魄力乎？此种意境，恐非登西山，跑北海，奔波三五日即离开的朋友所能理解也。

1936 年 5 月 9 日于津南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